



H·馬庫色●著

羅麗英■譯

EROS AND CIVILIZATION

愛欲
與文明



愛欲與文明

馬庫色 (Herbert Marcuse)

愛欲與文明

作者／馬庫色(Herbert Marcuse)

譯者／羅麗英

發行人／王麗芬

出版社／南方叢書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景美區興隆路二段 196 號 8F 之 1

電話／(02)9343174 • 9343732 • 9312662

劃撥／1159975-7

美術設計／戴威利

校對／余國棟 • 黃琮 • 黃慧涵

發行所／南方叢書出版社

印製／吉豐印刷公司

地址／板橋市三民路居仁巷 1 弄 53 號

總經銷／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2)3946693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二月

定價／170 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3995 號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目 錄

譯序	1
1966 年版序言	10
第一版序言	21
1961 年版序言	23
導言	27
第一篇 在現實原則的支配下	31
第一章 精神分析的暗流	33
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屬系壓抑與 個體壓抑——文明中“被壓抑物的回 歸”——文明與欲望：克制的理性化 ——作為解放手段的“對往事的回憶”	
第二章 被壓抑個體的起源（個體發生）	43
作為對立面動態統一的心理機制—— 弗洛伊德本能理論的諸階段——主要 本能共有的保守性——涅槃原則的可 能統治——本我、自我、超我——精 神的“肉體化”——超我的反動性—— 對弗洛伊德基本思想的評估——對弗 洛伊德心理學中歷史解釋的分析——	

壓抑與“額外壓抑”之區別——異化勞動與操作原則——性欲的組織：對快樂的禁忌——破壞本能的組織——決定命運的文明辯證法

第三章 壓抑性文明的起源（屬系發生）…………… 67

個體自我的“古代傳統”——個體心理學與集體心理學——原始部落、反抗與統治的復辟——罪惡感的雙重內容——宗教中被壓抑物的回歸——革命的失敗——父親形象與母親形象的變化

第四章 文明的辯證法…………… 85

進一步抵禦破壞的需要——文明的昇華要求（非性欲化）——愛欲（生命本能）的削弱；破壞性的釋放——生產的進步和統治的進步——工業文明中得到強化的控制——同父親鬥爭的衰退——超我的非人格化，自我的收縮——異化的完成——現存現實原則的瓦解

第五章 哲學的插曲…………… 107

從西方哲學傳統看弗洛伊德的文明理論——作為攻擊性和超越性主體的自我——作為統治邏輯的道——哲學對統治邏輯的抗議——存在與變易：永久與超越——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和

尼采所說的永恆回歸——作為存在本質的愛欲

第二篇 超越現實原則	123
第六章 現存現實原則的歷史侷限	125
缺乏與統治的逐漸消失——對一種新的現實原則的假設——走向非壓抑性文明的本能原動力——上述假設的證實問題	
第七章 幻想與烏托邦	135
幻想與理性——“古老的過去”的保存——幻想的真理價值——沒有壓抑、沒有憂慮的生命形象——成熟文明中真實自由的可能性——重新規定進步的需要	
第八章 奧佩烏斯和那西塞斯形象	49
在非壓抑性文明中人類生存的原形——奧佩烏斯和那西塞斯與普羅米修斯——神話中愛欲反對理性暴政、反對死亡的鬥爭——在感性文化中人與自然的和解	
第九章 審美方面	161
作為感性科學的美學——快樂與自由、本能與道德的和解——鮑姆加登、康德和席勒的美學理論——非壓抑性文化的諸要素——工作轉變為消	

	遣	
第十章	性欲轉變為愛欲	179
	統治的消除——對性本能的影響——	
	性欲“自我昇華”為愛欲——壓抑性昇	
	華與自由昇華——非壓抑性社會關係	
	的出現——作為人類機能自由消遣的	
	工作——原欲工作關係的可能性	
第十一章	愛欲與死欲	199
	新的理性觀：滿足的合理性——原欲	
	道德——反對時間之流的鬥爭——愛	
	欲與死亡本能關係的變化	
附錄	對新弗洛伊德修正主義的批判	213
	註釋	241

譯序

把當代哲學中的某個哲學派別與馬克思、特別是早期馬克思的思想相融合，試圖為治療今日發達工業社會的弊病提供藥方，並為未來社會設計宏偉藍圖，可以說是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的重要傾向。在這方面，本書作者，當代美國著名哲學家 and 社會思想家，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赫伯特·馬庫色就是一個突出人物。

馬庫色生於德國柏林的一個猶太資產階級家庭。1917年曾參加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後因對該黨叛變革命、實施暴力的行徑不滿而於1919年退出。隨後便到弗萊堡大學，先後受教於現象學大師胡塞爾和存在主義創始人海德格，並在海德格指導下，於1922年寫成了博士論文《黑格爾的本體論與歷史性理論的基礎》，獲弗萊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以後，他又從事六年的書籍出版、發行工作。1929年，他重返弗萊堡，進行哲學研究，三年後又因與其老師海德格在政治觀點上發生分歧而離開了這個城市。這時，他結識了正在為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網羅人才的新任所長馬克斯·霍克海默，並成為該研究所的正式成員。當1933年希特勒執政時，他便亡命瑞士日內瓦，在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預先設在該地的辦事處供職。次年他移居美國，並於1940年起在美國定居。那時他在法蘭克福遷往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研究所主持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所任職，戰後任東歐組組長。以後他又重返教壇，先後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1951年）、哈佛大學（1954年）、勃蘭第斯大學（1954—1967年）、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1967年起）。在此期間，他並未自囚於書齋，而

是積極干預現實，特別是對六十年代末在西歐、北美出現的既不滿意資本主義社會，又反對十月革命道路的學生反對運動傾注了巨大的熱情。他被公認為這場運動的“精神領袖”、“青年造反之父”、“發達工業社會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甚至被與馬克思、毛澤東相提並論，與這兩者並稱為“三M”（英語中“馬克思”、“毛澤東”、和“馬庫色”三個詞的第一個字母都是M，故稱“三M”。——編者）。1979年7月29日，他在應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之邀赴西德訪問和講學途中，逝世於施塔貝恩克，享年81歲。

馬庫色畢生致力於把某些哲學思潮與馬克思的學說相結合，這種說法是完全符合事實的。然而，他同任何一位大思想家一樣，在其一生漫長的學術生涯中，如果不說其理論觀點，至少其研究重心，也發生過一系列的轉折。他先後發表的大量著作就留下了其思想發展的軌迹。在《歷史唯物主義現象概要》（1928年）、《論具體的哲學》（1929年）中，他提出了一種被稱為海德格-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解釋成爲能實現整個完整的人而解放必然的新現實的激進行動的理論。這可以說是把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結合的最早嘗試。他發表於柏林《社會》雜誌上的《歷史唯物主義基礎的新材料》（1932年），表達了他對當時剛問世的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獨特看法，最早提出了有兩個馬克思，並要求回到作爲一個人道主義者的青年馬克思去的觀點。他在進入法蘭克福學派以後所著的《哲學與批判理論》（1937年）和《享樂主義》（1938年）中主要認爲，哲學的重要功能是對存在的批判。這一論點奠定了法蘭克福學派著名的社會批判理論的基礎。他在《理性與革命》（1941年）中，從黑格爾的哲學立場出發，進一步闡發了這個觀點。他認爲否定性，即對現實持批判態度是黑格爾哲學區別於實證哲學的基本精神，並試圖把這種精神貫徹到馬克

思的思想中去，或者說試圖揭示馬克思理論中的黑格爾思想根源，從而提出一種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進入五十年代以後，以《愛欲與文明》為開端所發表的一系列後來被稱為青年反對運動教科書的著作則表明，馬庫色的思想發生了一個新的轉折：用弗洛伊德理論補充馬克思思想，並以此為武器，批判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描繪未來文明的藍圖。屬於這方面的著作還有：《蘇聯的馬克思主義》（1958年），批判蘇聯的理論和實踐違背了馬克思的原來設想；《單面人》（1964年），主要批判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把既有物質需要又有精神需要的雙面的人變成完全受物質欲望支配的單面人，使具有批判功能的哲學成為與統治階級利益協調一致的單面的思想；《論解放》（1968年），要求由積極的少數人去教育和拯救必然是被動的多數人，以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反革命與反叛》（1972年），則是對六十年代末青年的造反運動的總結。

毫無疑問，《愛欲與文明》一書是標誌馬庫色思想發展的一個重大里程碑。這部著作原是作者在1950至1951年間在華盛頓精神病學院的講稿。該書出版時所用的副標題是“對弗洛伊德理論的哲學探討”，它表明，與一些新弗洛伊德主義者自我標榜的作法不同，馬庫色在此既不想大言不慚地對弗洛伊德理論作某種修改和補充，也不想戰戰兢兢地為這種理論提供某種更精確、更詳盡的解釋，用他本人的說法，他只是想對包含於弗洛伊德理論中的批判的政治理論和哲學理論作一些引申和闡發，並與馬克思的學說相結合，提出一種批判的文明理論。誠然，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哲學上，弗洛伊德理論本質上都是保守的，而不是批判的。但一方面，由於他的理論在實踐過程中隨著新的證據的發現而不斷地得到重建；另一方面，正如他自己所說的，由於他只是一個哲學家和醫生，而不是一個社會學家、思辨哲學家，因而沒有建立一個邏輯上一以貫之

的思想體系，這樣，在其理論中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包含某些相反的、對社會持批判態度的因素。而這正是馬庫色唯一關心的東西。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把弗洛伊德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熔於一爐。下面，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具體考察一下，在《愛欲與文明》一書中，馬庫色究竟是怎樣把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說結合起來的。

第一，他把弗洛伊德的愛欲本質論與馬克思的人類解放論相結合，提出了一種愛欲解放論。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結構分為意識和潛意識。在他看來，由於受快樂原則支配的潛意識是先天形成的，因而更能體現人的本質。潛意識中的主要本能是求生本能和死亡本能。由於人首先是一種存在，因而人的本質首先就是與存在原則相一致的生命本能。這種生命本能就是愛欲。在現代文明中，人受到壓抑，就因為作為他的本質的愛欲受到壓抑。因此，馬庫色指出，當馬克思論及人的解放時，實際上也就是指愛欲的解放。

但馬庫色明確指出，愛欲的解放絕不能等同於性欲的放縱。雖然弗洛伊德沒有明確區分愛欲與性欲，但兩者還是有重大區別的。性欲往往是關於兩性關係的欲望，而愛欲作為生命本能，則蘊含更多的內容，既包括性欲，也包括食欲、休息、消遣等其他生物欲望。性欲對個人來說只能獲得局部的、短暫的快樂，而且還常伴之以痛苦和給社會帶來混亂。可是，愛欲則會使個人獲得一種全面、持久的快樂，並使社會建立起一種新的關係。這是因為愛欲的器官遍及人體的各個部位，愛欲的活動囊括了人類的一切活動。因此，馬庫色在給弗洛姆的一封信中斷言，弗洛伊德沒有把愛欲等同於性欲，而是將性欲看作愛欲向溫柔和愛慕的自我昇華，因此他並不認為人的解放就是人的性欲的毫無限制的滿足。

馬庫色認為，很明顯，解放愛欲的關鍵就是要解放勞動，換言之，就是要使愛欲進入勞動領域，使人擺脫異化勞動的痛苦，在勞

動中獲得快樂。這是因為在人的一切活動中，勞動畢竟是最基本的。這一點，弗洛伊德也多少有點注意到了。例如，他認為，工作為原欲（Libido）構成的各種衝動的釋放提供了大量的機會。但他沒有區分異化的工作與非異化的工作。馬庫色認為，能滿足愛欲的只是非異化的工作，是人的各種器官和機能的自由消遣。這種消遣，不像異化勞動那樣，只是為了人的自我保存而提供必要的生活資料。相反，它的本性就是滿足愛欲，而且除了提供這樣的滿足，別無他務。馬庫色認為，這個思想不僅符合而且補充了馬克思的思想。馬克思把勞動看作人的本質，從而認為人的解放就是勞動的解放。然而只有把勞動與愛欲相聯繫，認識到勞動的解放就是愛欲的解放，才能說明人何以能在勞動中實現自己而獲得快樂。

第二，他把弗洛伊德關於在現代文明中愛欲受壓抑的觀點與馬克思關於勞動被異化的觀點相結合，發起了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總批判。人的本質要求解放，可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它却受到壓抑。對此，馬庫色認為，馬克思晚期以階級鬥爭和剩餘價值理論為武器所作的批判已經顯得不合時宜了。相較之下，馬克思在早期根據異化勞動理論所作的批判倒是擊中要害的。因此他呼籲回到早期馬克思的思想軌道上去，把批判的重點放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對人性的壓抑和摧殘上，但他又認為，由於馬克思沒有進一步明確地、具體地規定人的本質究竟是什麼，他的批判也就缺乏可靠的標準。因此，這裏還必須用弗洛伊德的愛欲理論來補充，以便根據人的愛欲是否真正得到了滿足，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滿足，勞動是否成了、或在多大程度上成了一種作為自在目的的愛欲活動，從而確定人的本性在現代文明中是否受到壓抑，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壓抑。

正是根據這一點，馬庫色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作了深刻的批

判。他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是壓抑愛欲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儘管表面上性自由泛濫，但由於性關係越來越緊密地依附於社會關係，性自由被用來為統治利益服務，性活動越來越成為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在這種性自由背後對愛欲的壓抑更嚴重了。這種壓抑主要表現為勞動的異化。隨著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勞動分工的日益專門化，人們在勞動中從事越來越單調乏味、千篇一律的操作，人越來越成為一種工具。而且，馬庫色還進一步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不僅壓抑著作為人的本質的愛欲，而且還把不屬於人的本質的東西加強於人，把人的欲望和需要納入整個資本主義秩序，使人們陷入深深的異化狀態而麻木不仁。因此，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雖然是人類文明迄今達到的頂點，但同時也是愛欲受到壓抑的頂點。

第三，他把弗洛伊德對愛欲受壓抑的社會根源的分析與馬克思對人類苦難的社會根源的分析相結合，論證了解放愛欲、建立一種非壓抑性文明的可能性。馬庫色也承認，非壓抑性文明的不可能性是弗洛伊德理論的一個基石。因為弗洛伊德有一個基本假設，即認為文明與愛欲是對立的。人類的文明史，也就是人類的愛欲被壓抑的歷史。這就是說，愛欲之被壓抑有其生物學上的必然性：它本身就具有反社會的性質。因此不是壓抑愛欲，便是毀滅文明。非壓抑性的文明是不可能建立的。但馬庫色也注意到，弗洛伊德理論中還包含一些可能與這個基本假設正相對立的成分。例如，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愛欲受壓抑也有其社會歷史根源。在1908年的《文明的性道德與現代精神官能症》一文中，弗洛伊德就認為，維多利亞倫理規範使精神官能症和新的精神病有增無減，特定文明的要求限制了人類的愛欲活動。不僅如此，弗洛伊德在一定程度上還看到了非壓抑性文明的可能性。因為他認為，在人格最深層的潛意識中，保存著以前本能欲望得到完整滿足的記憶，而這種記憶將促使人們

爲重新爭取這樣的滿足狀態而鬥爭。

馬庫色進一步發展了這種思想。首先，馬庫色認爲，愛欲有一種內在的約束力、凝聚力，但並不具有反社會性，因而也並不必然與文明相衝突。其次，爲了明確區分弗洛伊德所未能明確區分的愛欲受壓抑的生物根源與社會歷史根源，以證明建立一種非壓抑性文明的真實可能性，馬庫色在弗洛伊德的兩個基本概念“壓抑”與“現實原則”之外，又增加了兩個相應的概念：“額外壓抑”和“操作原則”。弗洛伊德認爲人的愛欲受現實原則的壓抑，這無疑是正確的。但馬庫色認爲，還必須區分作爲一般文明要求的現實原則與作爲文明形式要求的現實原則即操作原則，區分基本壓抑與額外壓抑。作爲一般文明要求的現實原則的根據是缺乏這個基本的事實。由於經濟上的貧困和克服這種貧困所需的勞動，要造就文化就必須對愛慾作一定限度的限制、克制或延遲。這是一種基本的壓抑。它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一定意義上是合理的。另一方面，物質資料（不管仍是匱乏的，還是已經豐富了的）分配方式與生產物質資料的勞動組織方式總是強加於人的。它們代表了特定文明階段的統治利益，因而是操作原則。它們對人的愛欲所強行施加的壓抑是在一般文明要求的基本壓抑之外的、爲維持特定統治形式所必需的額外壓抑。

馬庫色認爲，在以往幾個文明發展的階段，由於愛欲受到這種雙重的壓抑，因此文明本身不遭受滅頂之災，壓抑就不能消除，愛欲就得不到解放。但在現階段，文明不再與愛欲發生衝突，相反，文明的發展爲消除壓抑創造了條件：科技的發展可以把一切不悅的工作降到最低限度，甚至予以取消；物質資料的豐富可以消除匱乏的威脅。文明不必抑制人的本能，而應當允許這些本能履行自己的功能，使人儘可能獲得最大的快樂和滿足，這就是說，快樂原則與

現實原則的衝突消除了，因而對愛欲的基本壓抑也就沒有理由存在了。然而人們面對的事實是，在現代發達工業社會裡，人類的愛欲所受的壓抑不僅沒有消失和減輕，反而變本加厲的嚴重起來。很顯然，這是這個社會的操作原則為維持這個特定社會的生存而對愛欲所作的額外限制。既然如此，消除這種壓抑，徹底解放愛欲，就不會顛覆文明本身，而只會推翻現行社會的統治秩序。在此之後，一種沒有壓抑的文明就可能誕生出來。

上面的考察表明，對馬庫色在《愛欲與文明》一書中闡述的愛欲解放論，不論人們作什麼樣的解釋，都絕不能與性欲放縱論混為一談。如果像不少人所認為的那樣把愛欲解放論看作六十年代末開始在美國出現的性放縱思潮的理論根據，那更是一種誤解。當然，愛欲的解放也包括性欲的解放，但性欲的解放絕不是性欲的放縱。因為馬庫色雖然反對藉先天倫理規範之口對人的性行為嚴加限制，但他也反對把人類自由等同於泛濫成災的性放縱。因為，馬庫色的愛欲解放論本質上一個嚴肅的社會政治理論，是一個批判的文明發展理論。而且其意義可能還不限於此。馬庫色指出，在弗洛伊德那裡，主要本能，即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都屬於有機體。而由於有機體一方面向下與無機物相聯繫，另一方面向上與精神現象相聯繫，本能理論就包含了對存在的一些基本看法，因而具有本體論意義。這樣，它就滙入了西方哲學的主流之中。馬庫色指出，以黑格爾為頂峯的傳統哲學一直用一種理性的道（Logos）規定存在，認為最高的存在乃是精神。但在現代哲學中，出現了由叔本華和尼采哲學為代表的一股逆流。它有自己的道即滿足的道，並用意志和快樂來規定存在。馬庫色指出，弗洛伊德思想的深刻意義也只有置於這股逆流之中，才能被認識清楚。弗洛伊德把愛欲規定為存在的原則，把死亡本能規定為非存在原則，因此在弗洛伊德心理學中，這

兩種本能的結合與傳統形而上學中存在與非存在概念的結合是極其類似。從這種觀點看，馬庫色的愛欲解放其實也是一種尋求新的存在即本質上是快樂的存在的理論，因而不僅是一種激進的社會批判理論，也是一種深刻的哲學本體論。

1966 年版序言

《愛欲與文明》這個書名表達了一種樂觀的、委婉的甚至是積極的思想：發達工業社會的成就能使人扭轉進步的方向，打破生產與破壞、自由與壓抑之間命運攸關的聯合，換言之，它能使人懂得作樂的科學，以使人在反抗死亡威脅的一連串掙扎中，學會按照自己的生命本能，用社會財富來塑造自己的環境。這種樂觀主義的根據是假定那些使人們長期接受統治的理論根據已經失效，匱乏和苦役這些現象也只是爲了維護統治制度而被“人爲地”維持著。我當初忽略或者說低估了這樣一個事實：這種“行將失效”的理論根據，曾被更爲有效的社會控制形式（如果不是取代的話）所大大強調。正是這個使社會得以平息生存的那些力量壓抑著個體尋求這樣一種解放的需要。只要高標準的生活尚不足以使人們與其生命和其統治者達成和解，靈魂的“社會工程”和“人類關係技術”便會提供必要的原欲情感貫注。在富裕社會裡，政府幾乎無需證明其統治之合理。他們提供大量物品；確保人民的性欲能量和攻擊能量。與他們那樣成功地代表的破壞力量——也即潛意識一樣，他們也處於善惡之外，在他們的邏輯中，沒有矛盾律的地位。

當社會的富裕日益取決於不斷地生產和消費無用的垃圾貨、不實用的小玩藝、故意製造的易耗品和破壞手段時，個體就絕不能僅以傳統的方式適應這些要求。看來，即使是最精緻的經濟之鞭也難以保證生存鬥爭能在今天已過時的社會組織中持續下去。同樣，法律和愛國精神看來也難以保證人民大眾會積極支持這個制度的日益危險的擴張。因此，科學地看待人的本能需要早已成了使制度得以